

德語兒童文學中的性別議題

大葉大學歐語系助理教授 | 林美琪

* 文盲獅子和他的愛情

德語兒童文學自一九六八、一九六九年的學運之後，產生了很大的質變，性別一直是當中很重要的題材。六十年後的今天，我們在許多作品上仍然可以看到以女性解放為主題的作品，只是作品表現的手法大部分以隱喻為主，例如：德國作家與繪圖家馬丁·巴爾薛特的作品《一隻不會寫字的獅子，和它的故事》（Die Geschichte vom Löwen, der nicht schreiben konnte），便是其中一個非常明顯的作品。

在故事當中，萬獸之王不會寫字，原本這件事並不讓他覺得有什麼不便，因為動物叢林裏看的是誰兇猛、誰力氣大、誰能夠在每次肉身搏戰的時候獲得勝利。可是，有一天，萬獸之王碰到了一隻正在讀書的母獅子，他非常欣賞這隻閱讀的母獅，於是萬獸之王起身走向這隻正在閱讀的母獅，想要親吻她，這時，他的腳步忽然停留下來，思考了一下：「要獲得一隻喜歡閱讀母獅子的芳心，必須寫寫情書才行。」這件事他是從一個被他吃到肚子裡頭的傳教士，那邊學到的；可是，獅子發現自己根本不會寫字，怎麼寫情書呢？

於是萬獸之王向他的子民下命令。第一個，他找上機靈猴子代為寫情書，猴子動了動靈光的腦袋想了想，寫下：「親愛的朋友，您想不想和我一起爬樹，我還有好吃的香蕉喔！」獅子請人代唸，知道了內容之後生氣極了，因為它不會爬樹也不愛吃香蕉；接下來獅子找上了河馬代筆，河馬當然也以他的觀點和角度來寫情書，內容如下：「親愛的朋友，您要和我一起在河裡游泳嗎？我們可以去水藻吃！」獅子看了當然也很生氣，因為他也不會游泳，而且也不喜歡吃水藻。

同一個晚上，萬獸之王還找上了掘穴金龜，掘穴金龜很努力地幫萬獸之王寫情書，還在情書上面灑香水，只不過它的香水充滿了糞土的味道，這時，長頸鹿走了過來，問到：「到底是什麼那麼臭啊！」獅子說道：「是掘穴金龜染了糞土的香水味，還有一封情書。」長頸鹿好奇地讀了掘穴金龜的情書，內容是：「親愛的朋友，您想要和我一起在泥土上面爬嗎？我有好吃的糞土堆。」萬獸之王獅子聽了之後，氣極敗壞，大聲咆哮說：「我才不會寫這樣的東西！」獅子很生氣地撕掉了信，請長頸鹿代筆再寫一封新的情書，不料鱷魚卻連同長頸鹿和信一起給吃掉了，於是獅子只好拜託鱷魚寫情書，信的內容為：「親愛的朋友，今天晚上，我這裡還有吃剩下的長頸鹿，過來吧，和我一起享用！」。

萬獸之王對這封信更是不滿意，於是，請禿鷹再寫一封信，禿鷹信上是這樣子寫的：「我可以飛躍叢林，而且我這裡還有動物的腐肉，非常美味、好吃！」獅子生氣極了，他大聲咆哮：

「如果我自己寫信給她，會告訴她，她是多麼美麗動人，我是如何地想見她，只想和她在一起，和她躺躺在樹下，懶懶的曬太陽、看傍晚的天空，這樣子有這麼難嗎？」

獅子的咆哮聲傳到了母獅子的耳裡，她於是問到：「那為什麼您不自己寫呢？」獅子轉身看了看，是誰想要知道這件事，結果竟是看書的母獅，於是獅子輕聲細語溫柔地回答：「我沒有寫，是因為我不會寫字！」這時，母獅笑了，碰碰萬獸之王的鼻子，然後開始教獅子如何寫字。

在這個故事當中，母獅子擁有智慧與閱讀能力的動物，相反的，萬獸之王的公獅，則是大字不識一個的大老粗，因為不識字的關係，他到處去請託別的動物，幫忙他寫情書，但是，代寫的動物並沒有為母獅閱讀的情態所著迷，因此沒有辦法藉由文字，表達出公獅對母獅的愛慕，最後公獅用言語表達出他的想法，擄獲了母獅的芳心，進而願意教公獅從最基礎的文字該始學起。

特別的是，在故事中扮演文盲的角色是萬獸之王——獅子，一個擁有權力與勢力的角色，這樣的安排，非常具有諷刺的味道，現今的社會叢林當中，不是也有很多擁有權勢，或者擁有很多金錢的人，他們並不喜歡閱讀，也不在乎精神上的享受；可是當有一天他們喜歡上了一位崇尚智慧、喜好閱讀的女子時，這些土豪或富豪們願意像故事當中的獅子一樣從頭學起嗎？

從這個觀點看來，這個故事頗有現代寓言的況味，現代人在資本主義的社會當中，努力追求物質的成就，進而取得社會地位與權勢，心靈與知識的追求，似乎成為非主流的閒情雅致，藉由文盲獅子愛戀上一隻喜愛閱讀的母獅，讓女性與心靈智慧渴求畫上等號，藉由書本與知識，萬獸之王的公獅願意承認自己的不足，從最基礎的認字學起，極富有翻轉性別意識的意涵。因為，在父系社會當中，知識與權力掌握在男性的手中，男人上學、接受教育的比例遠比女人還高；然而，在這部作品當中，我們閱讀到的例子，卻是一隻文盲的公獅，以及喜愛閱讀的母獅，如此的角色安排當然與學運當中的婦女解放（Frauenemanzipation）運動習習相關，不僅在歐洲即便在亞洲，婦女上大學的比例，以及在學業成就的表現，常常有凌駕男性的趨勢，德國在學校教育當中力求性別刻板印象的解放，男生必須上家政課，女生也必須上工藝課，造就了現代德語男人很會做家事，常常推娃娃車散步的景象，繪本的教育功不可沒。

* 色彩的女王——女強人的喜怒哀樂

另一個充滿性別議題的作品，是德國漢堡藝術家及作家尤塔·包爾同時繪圖與寫作的佳作——《色彩女王》（Die Königin der Farben），從標題看來，這個作品便充滿了女性意識，女王擁有自己的城堡，故事開始的女王高大且自信，穿著一身露胸的洋裝，非常權威且隨心所欲地呼喚她的臣子。

第一個登場的子民是藍色，一個理性溫和的顏色，順從的藍，讓女王滿意極了；接下來，色彩女王大聲使喚紅色到來，紅色可不像藍色那麼乖巧溫和，紅色排山倒海而來，差一點就把

女王絆倒了。為了展顯女王的能力與權勢，於是，女王將紅色變成了一匹馬，騎著她的紅色愛駒，巡視她的色彩王國，原本應該是件威風凜凜的活動，女王坐在馬背上笑意盈盈，卻不料紅色發揮了它原本野性且狂亂的特質，變成了一匹脫韁的野馬，重重地將色彩女王從馬背上摔了出去。由此可見權勢的危險性，可以讓人馳騁於權位的王國中，亦可讓人重重地摔下，從馬背跌下的色彩女王，一身狼狽地命令紅色離去。

接下來出現的是黃色，黃色的日光溫暖且明亮，但是艷陽高照時，卻讓女王受不了，和女王吵起架來了，爭執之後，色彩女王在情緒的困境當中經歷了人生當中灰色的低潮，女王愈來愈渺小，已經從先前的自在、享受自我的女王，變成被情緒與色彩主宰的小人物。在晦澀的灰色頁當中，女主角和城堡的比例，約為城堡的五分之一；相較於第一頁色彩女王出場時，女王的身形甚至比城堡來的高，顯示出女主角對自我認同的心理狀態。在灰色的統馭之下色彩女王，開始發洩情緒：罵人、大喊、又叫又跳；然而，這一切都徒勞無功，整個灰色半圓形世界當中，女主角的身形微小，大約只有城堡的十分之一。在灰暗的悲傷狀態下，女主角失去了女王的自信與驕傲，只剩下渺小的存有，以及無盡哀傷的情緒，緊接下來的焦距，再度轉向悲傷的色彩女王——她微弱輕聲地哭泣了起來，越哭越厲害。

哭泣看似懦弱的行為，不是女強人的行徑，但是，色彩女王卻在淚水的淨化當中，重新找到自己情緒的自主權，以及顏色王國的色彩主導權。顏色紛紛在淚珠的淨化之下出現，溫柔而且理性的藍色，野性奔放、毫不受拘束的紅色，溫暖有時卻愛亂發脾氣的黃色，她和顏色們一起在色彩王國裡一起玩遊戲，一起跳舞，一起畫畫、揮灑色彩，一起運動，一起打滾，一起運作並實現對色彩的想像，到夜幕低垂時，女王和色彩都累了，藍色為女王和色彩王國蓋上藍色的被子。

女性主管在現代社會當中，常常像色彩女王一樣，有著不可輕易讓人看出弱點的迷思，因此，在情緒出口的尋找上也常常面臨盲點，《色彩女王》這本繪本，除了藉由色彩來展現女性的情緒之外，也呈現了女性治理王國或企業的兩種方式與結果。繪本的剛開始，女王充滿權威地命令她的屬下，姿態很高而且無法和人商量，結果除了溫和理性的藍色之外，紅色變脫韁的野馬，把色彩女王重重地摔在荒郊野地上，黃色原本溫暖的特質，也和女王吵架、失和，在在地展現出現代女強人由於強勢作風，而引起的諸多反彈和人事不合。從這個觀點來看，尤塔·包爾書寫並繪製這本繪本，非常具有諷刺並且提醒現代企業和職場女強人的況味，在強勢威權主導風格出問題之後，色彩女王陷入無法自拔的灰色憂鬱，不知如何是好，像一個小女孩似地哭泣，當女王回到天真的自然時，自然地釋放情緒，自然地和顏色玩耍，自然地任由各個顏色爬到女王的長髮上，玩想像的遊戲，自然地和她的子民互動、打成一片時，女王才重新成為自主且快樂的女性，優游於單身的色彩的王國。這種形式與統治的风格，才是尤塔·包爾所建議的女性生活與工作心態——揚棄父權社會權威式的領導方式，用柔性與平權的方式對待下屬，展

現女性統治與男性統治的區別。

的確，這本繪本當中唯一的人物、角色便是色彩女王，她獨身住在城堡當中，沒有伴侶、沒有孩子，只有她的顏色子民與她為伍，這個現象在現代社會當中非常普遍，許多單身男男、女女，獨居或身處自我的網路世界，或自我喜愛事物的世界，如何釋放自我的情緒？如何和權位相處？如何和自己快樂地自處？色彩女王以她的喜、怒、哀、樂各種情緒，給現代人，尤其現代女強人許多借鏡。

* 像小女孩的男孩－內思琳格作品中的男孩形象

奧地利著名女作家克里斯汀娜·內思琳格，在她的系列作品「法蘭茲的故事（Die Geschichten vom Franz）」當中，塑造了一個頭髮天然捲，聲音細小，個性怯懦的小男孩法蘭茲（Franz），他金色的自然捲髮、極細小的聲音和白皙的皮膚，常常讓剛認識他的人，以為他是一個漂亮的小女生。

故事系列當中有關性別的情節便是如下：鄰居搬來一個小男孩，以為法蘭茲是個漂亮的小女孩，法蘭茲極力否認，聲音卻因為緊張，越來越細小，隔壁剛搬來的粗魯小男孩，竟然要求法蘭茲脫下褲子，讓他驗明正身。這個故事的情節發生在奧地利的首都維也納，真實的故事也發生在臺灣的校園裏頭，許多長相秀氣的小男生，因為行為舉止和外表，並不是一般大眾對男孩的期待，因此遭遇許多霸凌的事件。在這本德語繪本當中，作者以幽默的方式，詮釋這個嚴肅的性別主題，法蘭茲也要求鄰居小男孩讓他驗明正身，證明他真的是男孩；臺灣的兒童文學創作當中，似乎還覺得這個主題太沉重；不過，蔡依林在她最近的演唱會當中，將部分的歌曲與焦點，獻給了一個過世的男孩，他因為自己像女孩一樣的行為及外貌，在校園中的廁所遭遇霸凌而致死。流行音樂可以關懷性別的題材，令人欣慰，臺灣某些流行音樂文化，頗具有社會關懷意識，可以讓喜歡流行音樂的年輕人正視到：性別並不是男生就是男生，女生就是女生的二元論，尊重每一個個體的不一樣，好比一個男生像是女生；反過來，一個女生也可以像男生一樣。

一九七零年代克里斯汀娜·內思琳格開始寫作，她的作品裏大部分是非常勇敢，而且勇於和家庭與社會傳統觀念對抗的女孩，在這些作品中常常出現的情節是：小女孩若遭遇不公平的對待時，便會挺身而出、據理力爭。這個強悍的女孩形象，對比法蘭茲怯懦，正是像小女孩的男孩形象，是內思琳格透過她的作品，想要打破性別刻板印象。七零年代的歐洲兒童文學，基本上是為打破禁忌與刻板印象而寫作的，許許多多反權威兒童文學（antiautoritäre Kinderliteratur）的作家，希望他們的小讀者在閱讀作品之後，可以對這個社會的不公、不義的事件有所作為，這些不公義還包括對於性別的刻板態度：男生就一定要剛強勇敢、無所畏懼；而女生就必須溫柔婉約、忍氣吞聲。這些作家們，更希望他們的小讀者長大以後，可以因為他

們所閱讀的作品，將這個世界改變成個更美好的世界，一個男孩不會因為行為舉止像女孩而被霸凌的世界。三、四十年後的今天，的確，在德國隨處隨時隨地，可以看到留著長髮的男孩，他們或許是圖書館的館員，也許是學校的教師，也許是百貨公司的售貨員，在德國的各行各業裡，沒有人會因為男生蓄長髮而被糾正或投以異樣的眼光。

* 結論

性別議題在德語青少年兒童文學當中，以特殊的題材，談論性別平等的議題。從一隻文盲的獅子，戀上了知性的文青母獅，進而想要寫情書給她，這時，才發現文字與知識對他而言有多麼重要，最後以真心擄獲母獅的芳心，願意從頭教他文字與閱讀，由母獅帶領公獅進入知識的領域。長期在歷史的洪流裏，知識在父權社會掌握於男性的手中，這本寓言式的繪本，將知識的權力放在一隻母獅當中，是去除性別刻板印象提倡男女平權的作品。

《色彩女王》這部作品，則是以色彩王國的現象，探討現代女強人的治理風格，以及她的情緒問題：如何走出憂鬱？如何和自己的身體和心理相處？實在是現代人不分男女的重要課題。

《色彩女王》這個作品，用色彩的原理與象徵意涵，在繪本當中大玩混色遊戲，紅色加黃色，藍色加黃色，以及紅色加藍色等等，這本書的最後一頁是一本空白頁，讓閱讀者可以自己嘗試揮灑自己的色彩，當當自我色彩王國的色彩女王。

法蘭茲這個捲髮小男孩，已成為奧地利大人與小孩最喜愛的故事角色，沒有人會希望他更男子氣概一些，因為一頭天然捲髮、齒白脣紅，越是緊張，聲音越是細小尖銳，便是法蘭茲的特質，獨一無二的特質。